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# 意林全譯 [上]

[唐] 馬總 原撰 王天海 譯注



H194.1

52

(1)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〔唐〕马总 原撰

王天海 译注

意林全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# 前 言

春秋战国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。各种思想应运而生，诸多流派自然形成。诸子著书立说成风，积极宣扬和传播各自的主张和学说，给后人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。但由于古代典籍的抄写、刊刻、印制与保存等方面的条件受到限制，再加上年代的久远，诸子书的流传和保存就显得极为艰难。于是从汉朝起，历代朝廷都有专门的机构、专门的人员负责收集、整理、校刊、著录先朝与当代的文献典籍。在民间，除了那些硕学大师埋头于儒家经传外，尚有雅好典籍的文人学士也致力于对古代诸子书的钞录与保存。这不仅可以弥补官府收集的阙漏，而且许多皇家馆阁不载之书也常赖此得以存世流传。但其中摘章寻句的撰书方式往往不被世人重视，故这类作品能保存并流传至今的并不多见。不过这也应了“缺者为贵”那句老话，正因为这种辑录性的著作存世稀少，又由于它的内容常常为别书所不及，也就更显出它的重要价值。唐代马总撰写的《意林》，正是一部这样的书。

查考史志所载，《隋志》杂家始录此类著作，皆为南北朝时人所撰。如未题撰著者姓名的《杂事钞》二十四卷、《杂书钞》四十又四卷，梁有庾仲容《子钞》三十卷，又有沈约的《子钞》十五卷<sup>①</sup>，殷仲堪撰《论集》有八十六卷，缪十撰《皇览》一百二十卷，崔安撰《帝王要集》三十卷。《旧唐志》亦载孟仪所撰《子林》三

十卷，薛克撰《子林》三十卷<sup>②</sup>，魏征等人撰《群书治要》五十卷。此外，《唐志》类书类尚有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一百卷，虞世南撰《北堂书钞》一百七十三卷，徐坚等撰《初学记》三十卷等书，都是类似的著述。但是上述著作能完整保留至今的已寥寥无几。南朝梁庾仲容的《子钞》三十卷，就早已不存，幸有马总《意林》存世而略知其概。马总所撰写的《意林》，本于庾仲容的《子钞》，共摘录我国晋代以前的诸子书一百十一家，故历代整理、校刊晋以前子书者，无不征引《意林》。由此可见马总《意林》的重要价值及其历史地位。但从现存史料看，《意林》一书自问世以来，传本稀少而又残缺不全。校注家们忙于整理校刊名人名家大作，竟无暇顾及这位中唐时期才兼文武的封疆大吏“寻章摘句”的辑录之作了。因而直至清乾隆时，方有周广业的《意林注》问世。那虽只是简而又简的校注，但也聊胜于无了。其后又有清嘉庆时人严可均对《意林》作过一番考订和整理，可惜是只有手校本，而又未能刊行于世，只能在他身后刊行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一书的有关卷次中见到一些零星的记载。近年来，大陆与港台不少国学专家、学者，陆续整理了一批又一批的古代典籍文献，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常见征引《意林》。就是大型辞书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文大辞典》，以至新近出版的《汉语大词典》，也无不从《意林》中援引例句作为书证。但是，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《意林》这本由唐代传至今天的古籍，连一个加新式标点符号的点校本都没有<sup>③</sup>，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全面的考订、校证、注译了。有鉴于此，笔者打算把自己在注译马总《意林》一书时的点滴拙见就教于博雅之士，以尽抛砖引玉之力。

唐代马总所撰《意林》一书，《新唐志》以来的史志书目均列入杂纂之属<sup>④</sup>。它是在南朝梁庾仲容所撰《子钞》的基础上有所增

损而成的，所以实际上不能算是马总的独立创作。此书的内容完全是对晋以前诸子书的摘录，因而它实质上只是一部诸子书的辑录著作。

马总的生平事迹，两《唐书》本传所载略同。马总，字会元<sup>⑤</sup>，扶风人（今陕西省凤翔一带）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<sup>⑥</sup>（公元823年）。据本传载，马总的主要经历及活动在唐贞元至长庆年间。历唐德宗李适（kuò扩）、顺宗李诵、宪宗李纯、穆宗李恒四代皇帝，属中唐时期人。马总幼年孤贫好学，性情刚直，不妄交游。贞元中，由镇守滑州的姚南仲征为幕府属吏。姚南仲与监军薛盈珍不睦，被薛诬告不法而罢官，马总受到牵连贬为泉州别驾。薛盈珍后入朝掌枢密，福州观察使柳冕趋附权贵，迎合薛的旨意，命从事穆贇拘审马总，欲治马总死罪。但穆贇认为马总无罪，设法为他解脱，马总方得免死。后来马总遇赦，酌情就近安置为恩王傅<sup>⑦</sup>。元和初年，马总升任虔州刺史。四年后兼御史中丞，充岭南都护，本管经略使。马总崇尚儒学，长于政术，在南海为官多年，清正廉明，刚直不挠，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戴。他还在汉朝建立过铜柱的地方，用铜一千五百斤专门浇铸铜柱二根，刻写大唐威德，并表明自己是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，以绍先祖业绩。朝廷因为他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功劳显著，加授紫衣及金鱼袋，以示尊宠。他在岭南数年，不以边地为苦，为开发蛮荒地区的经济、文化，加强民族团结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当淮西吴元济作乱之时，宰相裴度受诏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去平叛，并表奏马总担任宣慰副使。吴元济被诛后，裴度命马总留蔡州任彰义军留后。不久又迁检校工部尚书，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淮西节度使。马总为改变当地旧的习俗，严法明教，恩威并用，彻底铲除了军阀长期盘踞的残余势力，安抚了贼陷区内广大民众。这对维护唐王朝的统一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消除割据分裂局面，无疑具有进步的

历史作用。从此以后，马总历任方镇，仕途一帆风顺，屡次升迁。后加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入朝为户部尚书。正当唐穆宗准备对他委以重任之际，马总却于长庆三年与世长辞，死后赠右仆射，谥号曰“懿”。马总为官之时，精通治道，文韬武略，莫得心应手。故不仅屡建政绩，且于公务之余，手不释卷，书册不去前，勤于笔耕。计著有奏、议、集、《年历》、《通历》、《子钞》（即《意林》，笔者注）等书百余卷行于世<sup>⑧</sup>。故新《唐书》本传赞语称马总“有大臣风，才堪宰相而用不至。果时有不幸邪！”今考马总传世著述，有《意林》六卷、《意枢》二十卷<sup>⑨</sup>、《唐年小录》八卷<sup>⑩</sup>、《大唐奇事》一卷<sup>⑪</sup>、《通历》十卷<sup>⑫</sup>，《全唐文》还收有他所写表、状、记等文章四篇。这些累计起来的卷数，还不及本传所载之半，余皆亡佚不存。

今传本《意林》，前有与马总同时代的戴叔伦、柳伯存二人的序文各一篇。戴序称马总家藏子史百家之书，从小就研习诵读，探寻其中情趣要旨，意有所得，便手自集录。其后又根据梁庾仲容《子钞》一书有所增损，裁成三轴，取名曰《意林》。戴认为此书上可以防范主持政教者的失误，中可以排比史实的阙失，下可以有益于写诗属文的思绪。真可谓淳正广博，要言不繁，以少为贵。柳序称马总“精好前志，务于简要，又因庾仲容之抄，略存为六卷，题曰《意林》。圣贤则糟粕靡遗，流略则精华尽在，可谓妙矣<sup>⑬</sup>。”柳序还认为，隋有李文博的《理道集》，唐有虞世南的《帝王略论》，武后时朱翼祖有《十代兴亡论》，而《意林》究子史大略，合四人之意，故称《意林》。柳序还称马总曾对他谈过著述《意林》的体例和意图是“先务于经济，次存作者之意。罔失篇目，如面古人。”并赞许马总此书是“文约趣深，可谓怀袖百家，掌握千卷。”戴、柳二人的序文，虽不无推崇之意，但他们作为马总的好友，又

是《意林》一书的最早读者，必然见其完帙，所作的评述，应该还是比较精当而合符实际的。

《意林》不仅成书年代较早，而且是历代古籍中囊括晋以前子书最多，并保存至今的唯一著作<sup>⑬</sup>。就连《意林》所本之梁庾仲容的《子钞》，也只录诸子一百零七家，且此书早佚，其书目仅见于宋高似孙《子略目》中<sup>⑭</sup>。又如明代归有光所辑《诸子汇函》，采子书总共九十三种，但收晋以前子书也只有七十一一种。再如清光绪年间崇文书局刊行的《百子全书》，号称“子书百家”，但收晋以前子书也只有六十七种。所以，无论是比成书年代之早，或比收录子书数量之多，都还没有别的书可以和它相比。这也正是《意林》一书作为古典文献的特殊价值所在。

《意林》六卷中，录条文最多的是《抱朴子》，《淮南子》二家，均在百条以上。录入注文最多的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庄周的《庄子》二家，亦可见唐人对老庄道家思想的重视程度。其中第六卷存目多而正文少，大多三两条，有的仅寥寥数语而已。其中有目无文者，共十三家之多<sup>⑮</sup>。其它各卷所录，份量大体上相当。卷一二十家，从西周《鬻子》始，止于战国《韩非子》，共录文三百一十四条，儒、道、墨、法数家并存。卷二录十五家<sup>⑯</sup>，始于战国《列子》，止于西汉《淮南子》，共录文三百二十六条，道、法、小说、纵横、儒、杂多家并载。卷三录九家，始于西汉《盐铁论》，止于东汉《潜夫论》，均为两汉时诸子，共录文二百二十二条，其中除王充《论衡》属杂家外，余皆为儒家。卷四录七家，始于汉末《风俗通》，止于东晋《抱朴子》，共录文二百零五条，其中除《商君书》为战国时人所撰外，余皆汉末及魏晋时诸子之书，同样是兼录杂、法、儒、名、道各家。卷五亦录二十家，始于曹魏《周生烈子》，止于东晋《梅子》<sup>⑰</sup>，共录文二百四十九条，皆魏晋间人著作，多为儒家，间有杂、名、道诸家。卷六录四十一家<sup>⑱</sup>，

其中有目无文十三家，共录文五十八条，以三国、两晋间人著作为主，亦有传为先秦与汉之著述者十三家。除儒、法、道、农、兵、杂、小说诸家以外，还有本草、相占、天文、历算及艺术之类。《意林》全书所录，真可谓三教九流皆有所取。尤为可贵的是，所录诸子著述存于今并收入《四库全书》者只有四十七家，《四库全书》未收，今无传本或世所罕见者，多达六十四家。虽不能由此尽观诸子原书旧貌，然亦可略知其大概。这对了解或研究我国亡佚古籍，无疑具有重要价值。即使是流传至今的诸子书，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几个朝代，其散佚、脱失、传抄之误在所难免。马总《意林》录文，当有补正、纠误、定讹之功。如卷一《太公六韬》共录十三条，对照今本原文，竟无一条相同。卷一《墨子》共录文十五条，后三条今本全无。又如卷四《风俗通》共录文五十七条，不见于今本者竟有四十五条之多。卷四《抱朴子》共录文一百零九条，不见于今本者亦有二十八条。其它所录与今本诸子书不同的地方亦很多，几乎俯拾皆是。故历代校刊晋以前子书者，无不引《意林》以正讹误。

尽管《意林》一书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，但是它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。首先是它采录的随意性。先秦、两汉、三国、魏晋时旧籍流传至唐的很多，观魏征等人撰《群书治要》、欧阳询等撰《艺文类聚》、虞世南撰《北堂书钞》等书可知。查马总《意林》所录，不少地方凭己意好恶而断章取义，甚至合原文几篇所载连缀成文，有的与原书所记事同而文异，还有序文、注文混入正文的情况。这就与原书内容和文意大相径庭。如卷一所录《鬻子》第四条，在唐逢行珪注本中原为序文中语<sup>②</sup>，《意林》却录作正文。又如卷二所录《吕氏春秋》第八条“樱桃为鸟所含，故曰含桃。”不见于今存诸本，但见于高诱注文中<sup>③</sup>。再如卷三所录

《论衡》第十八条，散见于原书《变虚》、《感虚》、《福虚》三篇所载，且文字多有不同<sup>②</sup>。更有甚者，所录《论衡》第七十二条，本为原书《实知》篇开头一段话，是作者先概举儒生吹捧圣人的话，接着便批驳说：“此皆虚也<sup>③</sup>。”但马总录前不录后，变批驳为赞同，有失原书本意。所录《论衡》第七十三条，王充原本是为了说明古代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五个朝代的取名“皆本所兴昌之地，重本不忘始，故以为号<sup>④</sup>。”极力反对那种望文生义、牵强附会及因声求义的解释方法。可是在《意林》中却被掐头去尾，只摘中间数语，变成对这种错误的解词释义法的维护和赞赏，大违作者本意。这些地方如果不细检原书，不联系原文上下相关的语句，很容易使读者误解原书作者著书为文的宗旨。在《意林》所录诸子中，其文句大多与今存诸子书不合。这种异文的形成，大约因为以下两种情况。一是马总钞录时所据底本原来就是这样；二是马总有意按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选择节录。查考《意林》全书所录，后一种情况大量存在。因而在阅读《意林》时，对所出现的异文也必须区别对待。一是所录条文中个别字句与原文有异，但整条所录则文意畅达，与原书的意义保持一致；二是所录条文与原书文句全异，但所记之事及大意又与原书相符；三是所录条文不仅字句有异，且因断章取义，前后不属，已失原书本意。在上述三种情形中，前两种是主要的，基本的，后一种情形则是个别的、次要的。不然的话，《意林》一书作为诸子百家的摘要辑录，将失去它自身存在的价值。其次是它录文的错乱。比较严重的地方有二处。一是卷二所录《庄子》“舜让天下”以下十四条，误录入《王孙子》中；二是第五卷《傅子》目下所录之文皆属《物理论》，而《物理论》目下所录之文除首四条外又属于《傅子》。其原因或是钞录之误，或是错简粘连所致。清人周广业、严可均对此皆有考证，笔者依周、严二氏之说，在全译本中将错录之文重新进行调

整，使之各归其主，文畅意达。再其次，《意林》此书在体例的编排上也存在一些问题。尽管马总在排目时“一遵庾目<sup>③</sup>”，大体上以时代先后为序。但在目次的编排，录文的多寡上，也使人明显地感到有失当之处。先从各卷所录诸子排列的顺序看，卷一从西周《鬻子》始，卷六以西汉《九章算术》终，中间四卷大致上是先秦两汉之后列三国魏晋。故卷一所录皆先秦诸子，卷二至卷四为先秦及两汉诸子。但属先秦的《商君书》与属东晋的《抱朴子》，却同时编排在卷四中。卷五和卷六基本上是三国魏晋时诸子，卷六中又有先秦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司马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相牛经》、《相马经》、《相鹤经》、《周髀》以及汉代的《黄石公记》、《汜胜之书》、《相贝经》、《淮南万毕术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等书列入。即使是同一时代之书，也未严格按诸子在世的先后列目。再说所录诸子书虽以儒家为重点，但却与道、墨、法、刑、名、农等诸家杂列，显得分类不清，主次不明。各卷所录不仅书目多寡不均，且所录条文亦多少详略悬殊。在前五卷中，多则二十家，少则七家，共录目七十一家，录文一千三百一十六条，其轻重差别尚不大。但在补刻第六卷中，收目四十家，其中十二家有目无文，总录文仅五十八条。录书目约占全书十分之四，而录文却不及全书的二十分之一。这样悬殊的比例，当然会使人感到轻重失调。全书所录条文较多的有以下八家：《抱朴子》录一百零九条，《淮南子》录一百零四条，《傅子》录八十一条，《论衡》录七十六条，《庄子》录七十二条，《风俗通》录五十七条，《吕氏春秋》录四十九条，《韩非子》录四十四条。录文仅一条者，在前五卷中只有《胡非子》、《王孙子》、《人物志》、《梅子》四家。而在卷六中几乎半数以上只录寥寥数语，还有十二家存目无文。特别是卷六所录份量与前五卷大不相类，录书目最多，录正文却最少。清人李遇孙称此卷乃照宋本补刻，但与《说郛》本《意林》卷六对照，除

极个别字句略异外，所录目次、原注与条文大多无异。令人怀疑《意林》第六卷或非真正源于宋本，更非《意林》原书旧制，很可能是好事者将《说郛》本中所录《意林》卷六嫁于宋本卷六，然后补入《意林》五卷本之后。但这只是一种推测，尚待进一步考证落实。尽管今存《意林》有上述缺陷，但因它采录晋以前各类子书最多，成书时代较早，保存较完整而成为值得宝贵的历史文献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

关于《意林》一书的面世，考之戴、柳二序可知，当在唐贞元二年或贞元三年<sup>②</sup>（即公元786年、787年）。此距马总卒年（公元823年）尚有三十六年，可推知此书为马总青壮年时所撰。此书最早刊行于何时，已无可考知。清人李遇孙称《意林》卷六乃照宋本补刻，黄以周亦认为“元明以来，流传之本卷二残缺两家，卷六全缺四十一家。以仁和汪家禧所藏照宋本书六卷最为完善。世间罕见其书<sup>③</sup>。”故宋本当为最早刊本。但此书久已不见，徒具虚名而已。明正统十年（公元1445年）刊刻印行的大型道家丛书《道藏》中收有唐代马总所撰《意林》五卷，应该是保存至今的最早刊本了。近人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中所载明廖自显序本、徐元太序本（现藏于北京图书馆），分别刊于明嘉靖八年（公元1529年，简称廖本），明万历十六年（公元1588年，简称徐本），可以说是存今最早的《意林》单行本了。虽然徐本晚出廖本六十年，但徐序称其本从《道藏》中录出，所以徐本仍源属于《道藏》本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他的《说郛》中也录有唐马总《意林》六卷，虽然时代早于上述三种本子，但所录条文十分简略。特别是前五卷与上述诸本比较，显然不是《意林》旧本原貌。故清人校刊《意林》，所据本即以《道藏》本、廖本、徐本、四明范氏“天一阁”抄本为主。这四种都是明钞五卷本。今传五卷本以清乾

隆四库馆臣据廖本、范本校刊的武英殿聚珍本、乾隆时周广业据鲍廷博写本的校注本（载《聚学轩丛书》第五集）最为通行。六卷本或源于宋本，或源于《说郛》本，有清人张海鹏刊刻陶贵鉴校本、李遇孙补校本。殿本后为商务印书馆影印，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，最为时人所重。此外，仁和许增刻《意林补注》六卷，严可均手校五卷、补录一卷，是根据《道藏》本考其卷次，补其阙目，收入《四录堂丛书》。可惜严氏此本未曾刊行<sup>⑥</sup>。考清人对《意林》的整理校刊，除清乾隆时四库馆臣外，应以周广业、严可均二人用力最勤。但周氏校注过于简略，间或有误，且多考于书目。严本又罕见于世，难以寻阅，其对《意林》的考订，只能从他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一书有关卷次中见到。此次笔者对《意林》进行全面整理，即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六卷本为底本，以明钞《道藏》本为主校本，以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说郛》本、《聚学轩丛书》本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等为主要参校本，再参以《群书治要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与通行诸子书，并严可均、马国翰、洪颐煊等人辑诸子佚书。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
- (1) 用新式标点符号校点全书；
- (2) 纠正明显错讹字、句，补正脱误；
- (3) 移正错简，调整目次及条文；
- (4) 各种子书均撰题解介绍作者及著书大旨；
- (5) 所有疑难字词、事典、异文等皆加以注释；
- (6) 全书所录条文一千三百七十四条皆以现代汉语译出；
- (7) 每条译文之下大多加有按语，指明所见与异同。

对《意林》一书的整理研究，根据现存资料所知，清乾隆以来有周广业的《意林注》五卷，仁和许增所刻补注六卷，严可均的《意林考证》、《马总〈意林〉阙目叙》<sup>⑦</sup>，黄以周的《意林校本

叙》<sup>⑧</sup>，缪荃孙的《意林跋》<sup>⑨</sup>，谭献的《意林叙》<sup>⑩</sup>，邵晋涵的《周耕匡〈意林注〉序》等<sup>⑪</sup>。除周、许二注本外，余皆《意林》校刊本的叙、跋，算不得是全面、深入的研究文章。至于近代以来，人们虽然常常征引《意林》，却很少有人重视对它的研究整理。还是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的编委们独具慧眼，将被冷落的《意林》列入了该丛书的选目中。笔者有幸承担了对《意林》的第一次全面整理注译的任务，算是为《意林》一书的重新研究铺上第一块垫脚石吧，正因这是第一次尝试性的工作，拙著的粗浅、阙误一定在所难免。然而这也正好说明进一步深入研究《意林》很有必要，其中有不少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彻底弄明白的，它还待众多有识之士去大力发掘和深入探讨。笔者在注译《意林》的过程中，深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须大力发掘各种典籍文献，并经过认真、仔细的考辨、订正，方能得出比较准确、明晰的结论。

(一) 是马总撰写《意林》的始末。尽管在两《唐书》本传中载有马总生平事迹与著述，却未涉及撰写《意林》的情况。虽戴、柳二序及宋高似孙《子略目·〈子钞〉序》都称马总此书本于梁庾仲容《子钞》，但亦语焉不详。马总何时何地撰写《意林》？他当时的境遇如何？《意林》写成后刊行的情况如何？这些问题至今并无明确的答案。

(二) 是关于《意林》的卷次、书目。《意林》全书到底为几卷？各卷录目多少，总录一共多少家？各卷目次排列顺序怎样？戴序称“增损庾书，详择前体，裁成三轴。”柳序称“又因庾仲容之钞，略存为六卷。”戴序写于唐贞元二年，柳序写于唐贞元三年，一前一后相距仅一年，一为三轴，一为六卷，何者为是？且《唐志》录作一卷，《崇文总目》载为三卷，《说郛》本作六卷，《道藏》本又作五卷，卷数互异，却无原书查证。通行之书为五卷，又显非完帙。虽清人李遇孙称卷六照宋本补刻，但此宋本到底什么

样子，前五卷又如何？却无从详知。且补刻之卷六与前五卷大不相类，倒与《说郛》本卷六一般无二。照理《说郛》本在前，或此卷从《说郛》本中抄出也未可知。马总《意林》本于梁庾仲容《子钞》已无疑问。《子钞》原为三十卷，但高似孙《子略目》钞《子钞》只载诸子一百零七家，未分卷次。马总《意林》六卷共录诸子一百一十一家，比《子钞》总目多录四家。且卷一中老子《道德经》、《荀卿子》，卷六中《幽求子》、《干子》、《华谭新论》、《孙绰子》等共六家不见于《子钞》，而《子钞》中《牟子》、吴普《本草经》二家又为《意林》所无。庾仲容《子钞》既为马总《意林》所本，上述差异又该如何解释？

（三）是关于《意林》的缺文。《意林》通行五卷本中，卷二《鹞冠子》、《王孙子》二家有目无文<sup>④</sup>，补刻卷六中有目无文就有十二家。这十四家缺文如何亡佚？是否曾被它书引载？《子钞》中《牟子》、吴普《本草经》二家为何不见钞？是否属于脱失之目？

（四）是关于《意林》的异文。《意林》虽然是对诸子百家著述的摘录，但与通行诸子书比较，字、词、句多有不同之处。这是因为所据版本的不同，还是由于作者有意识的增删与节录？如果两种情形都可能的话，那么，哪些属于刊本的不同？哪些又是作者以意节录？

（五）是关于《意林》中的避讳文字。作者马总身处唐贞元至长庆年间，除亲历唐德宗李适（kuò 扩）、顺宗李诵、宪宗李纯、穆宗李恒四帝外，在他生前尚有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、高宗李治、中宗李显、睿宗李旦、玄宗李隆基、肃宗李亨、代宗李豫等多位皇帝的名讳需要避忌。比如“渊”字，有时改作“潭”或“川”字；“世”字改作“代”、“民”改作“人”字，“治”字改作“理”，“显”字改作“明”，“旦”字改作“朝”字等等，不胜枚举。但是，现存《意林》诸本中很多地方并未因避讳而改字。这是因为唐代

关于避讳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呢，还是因为后来钞录《意林》者有意回改本字而又回改不尽？

当然，《意林》一书所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并非只是上述几点，笔者冒昧提出自己的点滴拙见，意在引起有识之士重视对《意林》一书的深入研究，使《意林》能早日恢复它完整的旧貌，发挥它应有的历史作用。

拙文前面谈到，《意林》一书自从问世以来，除只知清人周广业有简要校注本、许增所刻补注本、严可均有手校本外<sup>⑧</sup>，未见有人对它进行整理和校注。因而笔者此次对《意林》的全面校证、注译，也许可以说是拓荒之作了。它不像四书五经和人们所熟知的老庄、荀韩之类的子书，被人翻来覆去地注了又注，译了又译。虽然这使我下笔苦无借鉴，却也不会有模仿、抄袭、剽窃之嫌。相信《意林全译》会给读者一种清新质朴的感受，使读者从中体味到从其它子书中所不能领略到的意趣。上文已讲过，《意林》收录晋以前子书多达一百十一家，存于今者十之四，亡于今者十之七，要完成此书的点校、注译，其工作量之繁重，其任务之艰巨，可以说数十倍于笔者前所完成之《说苑全译》。加之笔者地处偏隅，见识受限，蒐寻有关的文献资料常常是力不从心。说来惭愧，笔者动笔之初，曾向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部请求复印明廖本、徐本《意林》，得到的答复是要我先付数千元人民币以作制版之用。我惶然不知所措。好在后来终于寻到比廖本、徐本更早的影印明正统《道藏》本，以及源于廖本、徐本的清代诸本。这当然只是一个不足为人所道的小插曲而已。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，我仍得到了更多的人无私的帮助（笔者在本书《后记》中专门致意）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但为了使《意林》能以全译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，笔者勇犯其难，并在题解、标点、校证、注释和译文诸方

面，无不殚思竭力而为之，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懈怠。尽管如此，但由于笔者学识浅陋，书中存在的谬误、阙失，在所难免，还望海内外博识者指正。

王 天 海

1995.12.31 于花溪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两《唐志》皆作三十卷。
- ②《新唐志》作“薛克构《子林》三十卷”。
- ③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一册载《意林》只见旧式断句。
- ④《新唐志》杂家始载“马总《意林》一卷”。
- ⑤《意林》戴叔伦序文作“字元会”。
- ⑥见《旧唐书·马总传》。
- ⑦唐代宗李豫第六子封恩王，见《旧唐书·肃宗代宗诸子列传》。
- ⑧见《旧唐书·马总传》。
- ⑨《意枢》见《宋志》、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。
- ⑩《唐年小录》见元陶宗仪《说郛》号42，作《唐年补录》。
- ⑪《大唐奇事》见元陶宗仪《说郛》号48。
- ⑫《通历》见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。《四库全书·史部》作《通纪》，因避乾隆皇帝弘历名讳而改。
- ⑬见四部丛刊本《意林》柳伯存序文。
- ⑭《意林》六卷本共录子书一百十二家，其中补刻卷六中《新序》重出，实有一百十一家。
- ⑮见1984年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《丛书集成新编》卷一。
- ⑯其中《新序》重出，有目无文只十二家。
- ⑰卷二《鶡冠子》、《王孙子》有目无文，实录十三家。其中《王孙子》目下录文十四条，乃《庄子》文误入，本书已正之。又以李遇孙照宋本补刻二家逸文三条补其目下。

- ⑮《意林》卷五原止于《物理论》，因条文错乱，本书已正之。
- ⑯《意林》卷六中《新序》重出，实录目四十家，有目无文十二家。
- ⑰见《四库全书·子部十》唐逢行珪注本之序文。
- ⑱见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》中高诱注文。参见本书 34·8 条注①。
- ⑲参见本书 42·18 条中注释与按语。
- ⑳参见本书 42·72 条中注释与按语。
- ㉑参见本书 42·73 条中注释与按语。
- ㉒见宋高似孙《子略目·子钞序》。
- ㉓《意林》戴叔伦序作于唐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，柳伯存序作于唐贞元丁卯年夏之晦（即贞元三年）。
- ㉔见清人黄以周《傲季子叙》。
- ㉕见范希增编《书目答问补正》卷三。
- ㉖此二文见于严可均《铁桥漫稿》。
- ㉗见黄以周《傲季文钞》。
- ㉘见缪荃孙《艺风堂文集》。
- ㉙见谭献《复堂文续》。
- ㉚见邵晋涵《南江文钞》。
- ㉛《道藏》本误将《庄子》后十四条录于《王孙子》目下。
- ㉜许增刻补注六卷本、严可均手校本皆未能亲见。